

与母亲通话

◎正平

打电话回老家,母亲马上接了电话。我先问她是在打牌吗,母亲说是的。我说明天去接她,她问明天是星期六还是星期日啊……听到话筒那边传来牌友参与讨论的细碎语声,母亲于是告诉我说明天不要来接,家里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呢。我说那好,让她先打牌,遂挂了电话。

母亲真是难得打牌,或许,到了她这个年龄,打牌自娱是一桩开心、舒心的事情。逢年过节或是偶尔姐姐到我家,吃完饭,姐姐都要陪母亲打会儿纸麻将牌。没有钱的输赢,她们把输赢记在纸片上,打完了就有个结果来比较。我不认识纸麻将牌,于是在一旁做些端茶倒水的事儿。看她们兴高采烈,我会取出相机,把母女欢乐的场景定格。

一个星期前的一天,我晚上七点多打电话给母亲,她没有接。过去也常有人机分离听不到没接的情况,所以没有太在意。过了一个多小时再打,依然不接,看看已经到了平时她就寝的时间了,所以有点着急,接连拨打了好几次,母亲还是没有应答。又拨通了表姐的电话,回答说两人一块吃晚饭的,后来她就一个人回家了。我想那母亲应当在家啊,怎么会不接呢?继续一次次地拨母亲自己购买的那个手机。

九点多了,终于通了。听到应答,我紧揪的心瞬间放松,一下子宽慰起来。原来,母亲去了邻居家打牌,刚回到家。我佯装平静地与她通着话,而母亲欣喜地告诉我她今晚的“战绩”。

最近一阵母亲常回老家。老家有她众多的社会关系,还有那么多邻居、朋友。在这个熟悉的环境里,她自然特别能感到如鱼得水。回家就有安定感、出门就有招呼声。那么多亲戚,轮流邀她去访去吃饭,过得很充实,也很自然。所以,对于母亲回老家,我们总是抱支持、随她的态度,而不强求她一直留在城里给我们看家、做家务。不过,现在母亲年龄渐渐大了,她自己也说这个年龄不宜在外留宿,所以她一个人在老家,我们还是会随时惦记。于是,我只要不出差,一定是一天一个电话。出门在外,也会打回电话,问问情况,告知她我在外的行程和收获。

在家时,母亲总是在电话中问我吃饭咋弄的。她会告诉我冰箱里有这个有那个。她最担心的是我的吃饭问题。

母亲健健康康,是老人(母亲不喜欢、不希望我们说她是老人)的福报,更是所有子女的福分。她一个人带着四个子女独自走过那么长时间,家乡的人都说她了不起。到今天,我们对她的照顾已不仅是物质上的供给,关键还有精神上的关爱。



听琴

◎子穆

粽子是什么味道

◎晓耕

老家那边裹粽子,用的是芦苇叶,但是,选取芦苇叶的动作却被称为“打箬子”,这就让裹粽子的准备之举平添了一些味道,仿佛“蒹葭苍苍”那般,有着一些诗意。

人勤“夏”来早。

按说裹粽子一般也要等到清明后谷雨前后,当然立夏之后就更常见了些。可一些赶时鲜的村民却顾不上这些,甚至在春意初有之时,就有了尝鲜之举。其时,首要解决的事是打箬子。

因为时令尚早,芦苇才从冬眠中醒来,睡眠惺忪,叶片也刚刚舒展,长度一般不足一尺,宽度亦只在两指左右,实在是林黛玉初进贾府——“形容尚小”。且长势较好的芦苇,生长之处往往离河岸还有一定距离,可赶时鲜的村民丝毫不以为意。这个时候,邻家婶婶们就套上长筒胶鞋,将花钩(小时候处理棉花秆的一种器具,尺许长,前面带弯钩)绑在一根长竹竿的一端,涉水而行。当看到心仪的芦苇叶时,手腕一个快速翻转,那刚刚还摇曳生姿的芦苇叶就很快温驯地走进她们束在腰间的裙袋(好多是南通老蓝印花布做的,极富美感与韵味)里或挎在手臂上的竹篮里。这些动作,大多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,在河边自成一一道风景。我曾经尝试过几次,却总是功败垂成,芦苇叶被折损、划破,惹得河边打箬子的人们阵阵发笑。

我却也有独得之乐,会扯下靠近岸边的芦苇叶,将其撕成长条,缠着父亲帮我编成风车。然后,再折断一根相对长些的芦苇秆,将风车

穿在秆头,打一个小结,然后举着风车逆风奔跑,芦苇风车就会快速地旋转起来,我后边很快会有一串追逐的小伙伴……

记得梁元帝《采莲赋》里描绘“尔其纤腰束素,迁延顾步。夏始春余,叶嫩花初。恐沾裳而浅笑,畏倾船而敛裾”。时易地移,河边打箬子的情景当可与之相提并论的。

箬子打好之后,要回家先用水洗干净,再放到开水里烫一下,这样,既起到杀菌的作用,又增加了箬子的柔韧度,不容易被折断或弄坏。

裹粽子的线也是有讲究的。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是类似于捆螃蟹用的那种布绳子,只是较之稍微细一点罢了;甚至有的人直接用塑料带子去捆绑,就未免更加草率了些。而且随着科技发展,裹粽子的众多模具相继面世且不断更新升级,实在是将一项意蕴深远的活动变得面目可憎、无味无趣。老家那边,通常是把上一年收割晒干的菖蒲划成若干长条来裹粽子。菖蒲柔韧度好,裹好不易松散,兼带有独特的清香,如此才堪称名副其实“裹粽子的”。

我曾经品尝过享有盛名的嘉兴肉粽,也曾吃过江南小巷叫卖的无名小粽,总是觉得要么太油、要么太腻,似乎都不是粽子该有的味道。也许,我追寻的粽子的味道,其实就是家乡的味道。

家乡的粽子造型中最为普及的就是呈圆锥体的“一把抓”。我三舅母心灵手巧,独辟蹊径,胖胖的她总是能够轻巧地裹出“太斧头”粽子。这种粽子的形状像斧头的头一样,

且不用额外捆绑,其最末插入的一根箬子尾巴从“太斧头”中心横穿,用钩针拖拉拽紧即可。“太斧头”可谓大家闺秀一般,在一众“一把抓”造型的粽子中甚是抢眼,清秀得很。

其实,诸多造型的粽子当中,我最喜爱的还是“针线包”粽子。“针线包”粽子耗时费力,虽然名曰“包”,却一点也不像包子,四四方方的,就像一个正正方体一样。它体积不大,通常我两三口就可以吃掉一个,但是,它做起来却是极耗费工夫。做“针线包”粽子,需要将箬子划分成半厘米等宽的长条,然后把这些长条十字铺叠穿插,最终形成一个边长4厘米左右的正方体,留一小孔往其中灌入糯米后封口即可。“到嘴不到肚”是我父亲对它的评价,可能是因为“针线包”粽子小容量的缘故吧。

记忆中,家乡的粽子几乎都是以糯米为主,所以我最喜欢吃纯粹的糯米粽子。是的,我潜意识里喜欢的是粽子原有的味道,那种家乡固有的原生的风味。

回到了家乡的小河边,岸边的芦苇叶随风轻摇,一浪挨着一浪,发出些许沙沙声,慢慢地从河这边渡到河那边去了,似乎儿时父母呼唤回家吃饭的声音,极远又极近,模糊又清晰。一股温暖在内心深处缓缓流淌,继而笼罩全身。

我顺手扯下一片芦苇叶,慢慢地做成芦苇哨子,放到口边一吹,单调但悠扬的芦苇哨子的声音便在河畔响起,盘旋着飞向水面,惊得戏水的白鹭扑棱棱飞起。

瞬间,那些遥远的快乐抖落尘埃,从远方奔来。

他们真老了

◎王乃飞

母亲却说:“以前这点活都不算什么,可现在就不行了,这就是老了吗?”父亲也跟着感叹:“真是岁月不饶人,不服老不行呀!”

父亲过去经常在我们面前说他年轻时当兵的事,眉飞色舞、滔滔不绝,我们有什么事也不好意思离开了;母亲则会经常聊我们小时候的

我和妻子回了趟家,发现父母都一脸的倦容。母亲说:“知道你们今天要来,我昨天在家里打扫,结果累得一晚上没睡好!”父亲也说:“我赶集买了排骨和鸡,又是杀又是煮的,也累得不轻呢。”

我有点埋怨地说:“你们忙活啥呀,等我们来了干不行吗?”

事,比如,我姐姐是她推磨的时候在磨坊里产下的;我出生的前一天,她还生产队里干了一天的活……

现在,我才真真切切感觉到父母老了。谁都不想老,谁都不想叫人看出老来,可他们确实是老了。看来,我们以后不能光抽空来看看他们就行了,该多帮他们分担点事情了。